

羊年不吃羊

□林少华

乙未羊年春节过了。过年长一岁，我长了一岁。这是因为，我的生日是以农历记录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满地银霜的日子，刚满二十岁的母亲在关东平原一座农家院落的西厢房灶前柴草堆生下了我——自己用剪刀蘸一下大铁锅里的开水剪断婴儿的脐带，于是我彻底脱离母体，来到当时仍普遍使用农历的东北乡村。生日自然记以农历，上学报名时也没换算成公历，所有档案尽皆如此，后来的身份证亦然。如今什么都以身份证为准，其实我的身份证本身就是不准的。众所周知，农历与公历之间至少相差一个月。一个月的误差还小吗？也罢，世界上更大更严重的误差多着呢！

言归正传。值此生命年轮开始新一轮之际，我想我总该来点新的举动才是道理。什么举动好呢？以社会影响而论，弄个区政协委员当当总不过分吧？斗胆一问，“你连区区党支部副书记都没当过，还想当堂堂区政协委员？这可真叫盼南天门出窟窿——异想天开！”得！或者去北京捞一枚五一劳动奖章风光一回？天天劳动到半夜十二点——连除夕都不例外——劳动奖章不给劳动者给谁？自信满满地一问，“你在十几个人的小日语系都没出线，还想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好好劳动去得了！’”二战皆败，于是退而求其次：暑假回乡办个乡村图书馆并自任馆长兼司书，这回总可以吧？房子是自家的，书自己买

或从青岛运过去。兴冲冲一问，乡下的弟弟说，麻将馆肯定火爆，图书馆谁来？谁还看书？书是什么？书就是“输”，打麻将的乡亲躲都躲不及。

如此这般，只好在自己身上打主意。有了，吃素！不吃肉，从不吃羊肉开始。这回纯属个人行为，不需要任何人举荐和配合。也许你问，何以从不吃羊肉开始呢？原因很简单：乙未是羊年。尽管是羊年，然而羊并没因此得到任何照顾。某日逛露天早市，一只羊被杀了，吊在树枝上任人宰割，血淋淋的，目不忍视。农用车上还有三四只吓得咩咩叫。不像话，路旁当众宰杀，甚至当着羊的同类宰杀！说起来，“羊”字通“祥”，家里一对旧瓷瓶上就分别写着“吉”、“羊”二字。而且，羊还同“美”字有关——“美”是由“羊”、“大”二字叠积而成。我好歹也算个文化人，在这羊年如何忍心吃羊？

对了，青岛作家杨志军也不吃羊。不过起因和我不一样。据杨志军本人介绍，不吃羊是因为他做过一件“需要忏悔的事”。那是他“文革”当兵期间在陕西下农村搞“路线教育”的时候，他所下的生产队（屯）一个民办教师因小孩儿没奶吃而买了一只奶羊。不料部队首长认定这只奶羊是必须坚决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须知那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唐年代——下令杨志军带两个民兵在小孩的哭声中拽走了奶羊。后来奶羊在随生产队羊群上山吃草时因乳房被灌木丛划破而发炎死了。



杨志军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吃肉，但我最初只是不吃羊肉，其原因就是这只奶羊的死去和那个孩子的哭声……我觉得一个人做了坏事就应该受到惩罚。如果老天不惩罚，就应该自己惩罚自己。”

杨志军说到做到，始而不吃羊肉，继而什么肉也不吃。不仅飞禽走兽不吃，就连不飞不走的鱼虾也不吃——流亭猪蹄德州扒鸡北京烤鸭意大利鹅肝自不消说，即使面前摆满天价鲍鱼极品海参以至冬虫夏草也全然不屑一顾。

一次我问他，老不吃肉身体能吃得消吗？他回答：人本来就是食草动物啊，喏，人的肠子那么长，消化吸收草食才需要那么长的嘛！言之有理。人的肠子长达七米之多，是身高的四倍，曲曲弯弯，布满环状皱襞。再者，按进化论的说法，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不用说，猴是不吃肉的。美猴王孙大圣专偷王母娘娘的蟠桃并不偷别的，回花果山时“小的们”为他设宴接风，石桌上摆的也全是瓜果梨桃。典型的

食草族！

或许你还有疑问：毕竟如今人已转基因异化成“食肉动物”了，不吃肉如何保证营养？这个太容易回答了：你瞧刚刚说过的孙猴子孙悟空身体多好，从不感冒吃药，一个筋斗云就翻出十万八千里。再以杨志军为例。年届花甲的他，身无赘肉，健步如飞，运筷如飞，下笔如飞，仅藏獒系列就不知写出多少本赚多少钱了。我甚至怀疑，自己之所以只能抓耳挠腮写一两千字的小品文而写不出长篇巨著，没准是不吃素爱吃肉造成的。再不信，你看看，世界上哪个大作家、大科学家大腹便便脑满肠肥一脸横肉？就说咱们山东的莫言吧，要是他小时候“一天吃三顿肥肉馅饺子”，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再不靠谱，那顶桂冠也断不会落到他那颗绝不出彩的脑袋瓜子上。

所以，作为乙未羊年新的举动，我决定吃素不吃肉，从不吃羊肉开始。至少羊年不吃羊！你也试试？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碎碎念

父亲留下的家风

□张德宽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我们爷俩常在梦中相见交谈……

父亲一生清正廉洁。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因食用橡子面患上慢性肠胃病，那时他在基层工商所工作，有点小权力，但他严格遵守着国家供应标准，从没想到捞点什么好处改善自己的生活。后来，他响应党的号召，退职回到了家乡，多年担任大队会计，掌管村里财务，但他从没有在自己身上花过集体一分钱。慢性肠胃病折磨了父亲一生，晚年又患上疑似精神抑郁症，整夜不能安睡。1995年，父亲去世后，我请当时的村干部清账，看父亲是否欠村里账，如有，我们子女还。结果得到的答复是，父亲不欠村里任何钱物，村里反欠父亲工资近500元。后来母亲给我说，父亲两袖清风一辈子，去公社开会从未下饭店公款吃喝过，都是自带干粮；为老少爷们儿办事从未收过一份礼，甚至自己垫钱；管的账目从未出过差错，把集体购买的几十万国债如数交给下一任会计……这就是拖着病体为村民操劳的父亲！

父亲是个爱学习的人。他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济宁一中，但因家庭贫寒，爷爷奶奶供不起学费最终没能上学，这是他终生的遗憾。但父亲很聪慧，他靠着自学，能阅读，能写作，能算账。每天读书读报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多忙都要坐下来看一会儿书报，村里订的人民日报、半月谈、农村大众等是每天必读的，古典小说、现代小说、领袖著作、政治类杂志常放床头，父亲戴着老花镜读书看报的形象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正因为他爱学习，他把他的中学梦、大学梦寄托在儿女身上。父亲母亲靠着一双勤劳的双手和坚韧的臂膀，使我们兄妹五人都各自圆了上学梦，走上了工作岗位。每当忆此，我都感恩不尽，感谢父母为儿女呕心沥血搭建的人生平台。

父亲的勤勉敬业令我难忘。早年他在梁宝寺公社工商所工作，管理的辖区恰是我的姥姥及诸多亲戚的几个村，他没有刻意照顾谁，而是“一视同仁”，落了个“不好说话”的评价。他回到村里担任大队会计，基本上是业余差事，全是晚上或阴雨天，别人休息时，他和其他村干部议事算账。父亲身体不好，但一年四季他都是黎明即起，除了大田挣工分，还要盘算着仅有几分自留地能有个好收成。1977年我大学毕业，不久农村土地承包了。父母亲日渐年迈，弟姐妹上学的上学，年幼的年幼，我作为长子，每逢夏秋都要请假回家帮父母收割耕种。每当累得实在不行的时候，多么希望有人帮忙呀！可父亲说，这时大家都忙，让谁放下自家的活帮咱干也不好意思。再说，我是村干部，找人帮忙容易，这人情账无法还啊！咱们自己干，心安。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传承着父亲留下的家风，这是我们永远享用不尽的财富。

心机学

车轱辘的故事



□李承海

大约五六年吧，我骑自行车出去买菜，路北有个摆摊的卖菜老汉，忽地站起来对坐在地排车上等活干的汉子大声说：“一个轱辘的不如俩轱辘的，俩轱辘的不如仨轱辘的，仨轱辘的不如四个轱辘的……”他一边眉飞色舞地说着，一边指着地上跑着的汽车。我正好站在他跟前，便开玩笑地说：“我有八个轱辘的能跟上四个轱辘的吗？”我又接着说：“我有两辆自行车，一辆独轮小平车，还有一辆脚踏三轮车，加起来共八个轱辘。”周围的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卖菜老汉对车轱辘的言论使我久久不忘，并经常想起我的家庭生活的变化。就从车轱辘说起吧。我是小学教师，

家属在农村。1970年前后，看到街上骑自行车的，真是羡慕不已。心想，咱这辈子能骑上车子吗？骑自行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我的月工资只有34块钱，买辆旧车子得七八十元，新的一百六七十元，城市里还得凭指标。后来就决心攒钱买辆便宜的自行车，几年的时间攒了六七十元。打听着一个张老师要卖旧车子，狠狠心买了。张老师把车子骑来了，我一看，还行，不用修就能骑。当时70元成交，交完钱后张老师才对我说：“有车子是真方便，可就是怕人借啊！有个公社干部，有辆半新的车子，特别珍惜。有人去借，可把他难为坏了，憋了半天才咬着牙说：‘你不能骑我的车子，要骑你就骑我吧！’”

破车也好，骑着方便省

力，就是旧了点，即使这样一天也不知要擦几遍。有一天，生产队长要下地干活，说是着急事，偏要骑我的车子。我怕得罪他，就让他骑走了。心里却是忐忑不安，生怕给我骑坏了。全村就我这辆破车子，别人有急事来借，有时真是推不开。怎么办呀？得罪人可不得了。为此，时间不长我就把它卖了。七十元买的，又卖了七十元，过了一次俩轱辘的车瘾。

又过了几年，我调到另一个村子。村里给我找了两间草房，有个小院。那时我有三个孩子相继上了学，家属还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生产队分粮、分地瓜，一切要运的东西都是我抽空用扁担挑回家。挑五六十斤走二三里路经常压得腰酸背痛，因此很想有个小

推车。想了好几年，终于下决心找木工做了个小推车。有了这个像样的家伙可谓全家高兴，小推车能推百十斤东西没问题，从此减轻了劳动强度。

有了独轮小平车，小日子过得更起劲了，家里养了猪。约有一年多的光景，猪长到二百来斤，找人杀了。杀猪的是校工，他说：“把肉弄到煤矿食堂去卖吧，可见个整钱。”

有了百十块钱的猪钱，我的车子梦又来了，买车子！想到孩子他舅在徐州，我就去信联系，凑了160元邮去了。盼了个月的时间，我收到一辆长征牌的崭新自行车，长征牌啊！一声春雷，改革开放，春天来了。我骑着这车去开会，去赶集，上泗水、下泰安，一天曾跑过二百多里路，一直骑到1992年退休。